

xIAo
SHUO

小说
山庄

SHAN
ZHUANG

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 · 2006

小说 山庄

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·2006

周晓莘 选编

XIAO SHUO SHAN ZHUANG
WAI GUO ZUI XIN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山庄: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·2006/周晓苹 选编.
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
ISBN 978-7-02-006523-3

I.小… II.周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
现代 IV.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0577 号

责任编辑:仝保民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朱美凤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小说山庄

Xiao Shuo Shan Zhuang

周晓苹 选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91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3

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·印数 1 - 8000

ISBN 978-7-02-006523-3

定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文学的阅读

——《小说山庄》序

余 华

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,我来为这出色的小说集作序。

我不知道如何来谈论《小说山庄》带给我的阅读感受,这样的感受就像是在热烈的阳光里分辨着里面不同的颜色。这里的作者遍及世界各地,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,生活在不同的时代,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语言文化,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年龄,还有不同的嗜好和不同的习惯。太多的不同使他们无法聚集到一起,可是文学做到了,他们聚集到了书中,就像不同的颜色被光的道路带到了阳光里。

阅读《小说山庄》有时候仿佛是在阅读一幅世界地图,然而我们读到的并不是一张平面的纸,在那些短小的篇幅里,在那些巧妙的构思里,在意外的情节和可信的细节的交叉里,在一个个时而让人感动时而让人微笑的故事里,我们读到了什么?我觉得自己读到了一段段的历史,读到了色彩斑斓的风俗,读到了风格迥异的景色,当然这是人的历史,人的风俗和人的景色,因为在我们读到的一切里,我们都读到了情感的波动。我想这就是文学,文学中的情感就像河床里流动和起伏的水,使历史、风俗和景色变得可以触摸和可以生长。所以这部书并不是一幅关于国家和城市的地图,也不是关于航线和铁路的地图,这一幅地图是由某一个村庄、某一个街道、某一幢房屋、某一片草地和某一个山坡绘成的,或者说它是

由某一个微笑、某一颗泪珠、某一个脚步、某一个眼神和某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堆积起来的。它是由生活的细节和想象的细节来构成的,如同一滴一滴的水最终汇成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样。

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,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。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,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,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空间,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,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。文学的阅读更是如此,别人的故事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。阅读这部书就是这样的感受,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,在这些不断变化的体验里,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补充,我们的想象在逐渐膨胀。更有意思的是,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,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和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,并且焕然一新。阅读一部书可以不断勾起自己沉睡中的记忆和感受,我相信这样的阅读会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。

第一辑

- 死神经常躲在爱情的背后 [哥伦比亚] 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韩水军 译 (3)
- 负鼠之夜 [哥伦比亚] 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韩水军 译 (10)
- 幽灵 [日本] 源氏鸡太 著
陈喜儒 译 (17)
- 手淫俱乐部 [委内瑞拉] 罗伯特·马丁内斯·
巴史里斯 著
赵德明 译 (28)
- 美女之身 [俄罗斯] 柳德米拉·乌利茨卡娅 著
周立新 王志耕 译 (31)
- 外遇者(外一篇) [西班牙] 胡安·何塞·米利亚斯 著
胡真才 译 (40)
- 当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 [美国] 爱丽丝·马蒂森 著
傅琮 译 (44)
- 老妈实录 [美国] 莉恩·弗瑞德 著
匡咏梅 译 (57)
- 剪短发 [俄罗斯] 尤里·安纳托利耶维奇·
佩特克维奇 著
侯玮红 译 (61)
- 那个地方 [俄罗斯] 符·奥特罗申科 著
陈方 译 (74)
- 恭贺新禧 [俄罗斯] 谢·安德列耶夫 著
刘宪平 译 (81)

- 罗伦莎 [古巴] 迪·维·特赫拉 著
朱景冬 译 (93)
- 丑陋人的黑夜 [乌拉圭] 马·贝内德蒂 著
朱景冬 译 (97)
- 给游戏的人 [韩国] 金仁淑 著
薛舟 徐丽红 译 (101)
- 试验 [瑞士] 彼得·施塔姆 著
杜新华 译 (112)
- 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[法国] 阿兰·凯韦 著
徐家顺 译 (118)
- 第二辑
- 手机 [西班牙] 胡安·何塞·米利亚斯 著
胡真才 译 (125)
- 公厕奇遇 [西班牙] 胡安·何塞·米利亚斯 著
胡真才 译 (127)
- 清晨的变故 [日本] 黑井千次 著
陈喜儒 译 (129)
- 荒唐的工作 [日本] 黑井千次 著
陈喜儒 译 (131)
- 不遇 [委内瑞拉] 戴安娜·卡里多·
希尔维斯特 著
赵德明 译 (133)
- 这改变了一切 [美国] 凯瑟琳·阿尔伯特 著
刘晓旻 译 (135)
- 开始受伤了 [美国] 詹姆斯·拉斯顿 著
匡咏梅 译 (138)

恋爱舞蹈	[日本] 玉生洋一 著 韩瑞文 译 (140)
整容	[日本] 佚名 著 韩瑞文 译 (142)
燃烧	[日本] 前增 著 韩瑞文 译 (144)
会飞的桑提尼人	[以色列] 埃德加·凯里特 著 钟志清 译 (145)

第三辑

做客	[以色列] 阿摩司·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(149)
斗牛犬	[美国] 阿瑟·米勒 著 邹海仑 译 (157)
小偷	[美国] 小罗伯特·威尔逊 著 高兴 译 (167)
领地	[美国] 马克·斯洛卡 著 陶洁 译 (170)
雪	[芬兰] 托芙·杨松 著 黄小白 译 (180)
齐心协力	[爱尔兰] 梅芙·宾契 著 陶洁 译 (184)
不知道自己是誰	[西班牙] 胡安·何塞·米利亚斯 著 陈众议 译 (197)
待命	[美国] 托拜厄斯·沃尔夫 著 任吉生 译 (203)
小城往事	[俄罗斯] 尤里·马姆列耶夫 著 万海松 译 (213)

牛仔 [美国] 托马斯·麦圭恩 著
邹海仑 译 (220)

弃园 [瑞士] 彼得·施塔姆 著
焦洱 译 (231)

普鲁斯特的茶 [罗马尼亚] 诺尔曼·马尼亚 著
陆象淦 译 (238)

第四辑

沉寂 [加拿大] 艾丽丝·门罗 著
李文俊 译 (245)

大教堂 [美国] 雷蒙特·卡佛 著
张索时 译 (274)

第五辑

继承人 [以色列] 阿摩司·奥兹 著
夏天 译 (291)

几乎一无所获 [西班牙] 胡安·何塞·苏亚雷斯·
洛萨达 著
赵振江 译 (302)

糟蹋 [西班牙] 胡安·贝内特 著
赵英 译 (310)

复仇是一盘菜, [法国] 维吉尔·鲁塞尔 著
凉了再吃也不晚 徐家顺 译 (316)

微笑的模特儿,微笑 [英国] 柯提亚·纽兰德 著
傅嵩 译 (322)

模糊的照片 [委内瑞拉] 哈维尔·多明盖斯 著
赵德明 译 (334)

消失的面孔	[哥伦比亚] 佩德罗·戈麦斯· 巴尔德拉马 著 朱景冬 译 (338)
录像带	[美国] 堂·德里罗 著 刘晓旻 译 (343)
中断的情节	[俄罗斯] 叶·多尔戈皮亚特 著 葛灿红 译 (349)

第一辑



死神经常躲在爱情的背后

[哥伦比亚]加西亚·马尔克斯著 韩水军译

奥·桑切斯参议员与那个出卖肉体的女人相遇时，还有六个月十一天的时间好活。他是在一个叫“总督玫瑰园”的小镇上和她偶然相遇的。

这个临海小镇看上去十分荒凉。白天是一片既不壮观而又毫无用处的僻静海湾，夜里，却是走私船的隐蔽港。总之它与世隔绝，以至于没有人会相信那儿居住着能改变他人命运的人。

就连镇名都像是一个讽刺，“总督玫瑰园”。玫瑰，哪有什么玫瑰，全镇只有一朵玫瑰花，就是奥·桑切斯参议员那天下午见到并带走的女人——劳拉。

在每逢四年一次的竞选活动中，这个无足轻重的小镇却是一个不可少的选区。上午先来一些装满道具的货运卡车，随后而来的卡车上满载花钱雇来的印第安人，用来充当群众场面。大约十一点钟时，鞭炮齐鸣，一辆部长级别的豪华轿车和一堆前呼后拥的随行人员来到这里。

奥·桑切斯参议员安详地坐在空调车里。过了一会儿，车门开了，一股火药味扑面而来，他不由得一惊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好像自己一下苍老好多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。其实他不过才四十二岁，毕业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，并荣获冶金工程师的职称。他平日还是一位勤奋的读者，尽管他所收藏的译文拙劣的拉丁文古书寥寥无几。他同一位日耳曼姑娘结了婚，有五个孩子，生活得很美满，直到三个月前医生通知他已活不到年底圣诞节这个消息之前，他一直都是最幸福的人。

参议员做完演说的准备工作，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他先把

一枝自己穿越这荒凉地区还一直保存的玫瑰插在一只水杯里。为了午饭时不吃那些油腻的羊肉，他吃了点自带的低脂食品，又提前吃了几片镇痛药，好预先减轻疼痛。然后他把电风扇放在离床很近的地方，光着身子在那枝玫瑰花的半片阴影里躺了一会儿。他一边打打瞌睡，一边努力分散精力，不去想死神即将光临的恐怖。除了医生外，谁都不知道他染上了那可怕的疾病。他已下定决心，把这个秘密埋在心底，对谁也不泄露。自己照样循规蹈矩地活下去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因为他当了参议员，变得性情孤僻，而完全是由于自尊心所致。

下午三点钟，当他打扮得干干净净，穿着生亚麻布裤、印花衬衫，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他心绪很平静。身体被镇痛药顶着也不觉得那么痛，但是死亡的侵蚀比他预料的还要无情。当他登上演讲台时，对那些纷纷争着和他握手的人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蔑视，而不像从前那样，对那些印第安人总是感到同情，他们一个个赤着脚，难受地站在贫瘠的石灰地上。他用一个手势止住人们的掌声，开始演讲。脸上没有表情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远处那热得令人窒息的大海，声音平静而又深沉，像山泉流水。不过讲出的话却像在背书，颠三倒四地重复。这倒并不是为了阐明什么真理，只不过是针对马克·奥瑞第四本回忆录中的一句宿命论格言唱几句反调。

“我们同大自然开战。”他违背自己的信念，开始演讲，“我们将不再是祖国的弃儿，不再是我们自己土地上的流浪汉。我们将成为另一种人，先生们和女士们，我们将成为伟大的和幸福的人。”

他采用马戏团的方式：一边由他演讲，一边由他的助手们一把一把地向空中抛撒纸鸟。这些假鸟像活了似的，在讲台上空飞来掠去，然后向海上飘去。另一些人从大货车上搬下一些演戏用的道具树，树叶是用绿色毛毡做的。他们把这些道具树竖立在人群背后的空地上。最后又安装一排纸板，正面看上去像是玻璃窗红砖瓦房，遮掩住那些真实生活中破烂的房屋。

为了给布置道具以时间，参议员还故意引用两句拉丁文拖长他的演说。他向听众许诺能降雨的机器，可以移动的食用动物养殖场，能使这硝石地生长蔬菜的幸福油，以及悬挂在窗户上的三色堇。当

他看到那虚构的世界已经布置好时,就用手指着他们背后喊道:

“我们将是这样的,先生们,女士们,你们看,这就是我们的未来。”

人们转过身去。一艘纸做的远洋巨轮停在那些道具房子后面,比精心制作的纸房子还高大壮观。不过细心的参议员看得出,这些纸板做的道具,几经辗转,装了卸,卸了装,再加上风吹日晒,边边角角磨损得十分厉害,比镇上的破房子强不了多少,看上去破烂不堪,又十分凄凉。

与此同时,有个叫内尔松·法利纳的人,在吊床上从迷迷糊糊的午睡中听见参议员的演讲。吊床挂在木板房屋的阴凉处。这座木板房是他用那双药剂师的手建造的,也就是用这双手他把前妻大卸八块。事后他畏罪潜逃,离开法属圭亚那,乘坐一艘运载金刚鹦鹉的商船来到这里,还带着一位在帕拉马里博遇到的漂亮的黑人姑娘。两人有了一个女儿。不久这第二个女人也不比前一个走运,病死了。前妻的肉块做了他卷心菜地的肥料,这后一个黑女人用荷兰人的名字埋在当地墓地。可女儿却遗传了父亲的肤色、身材和金黄闪亮的眼睛。父亲养大这个绝世美人是有自己的打算的。

内尔松·法利纳在十二年前奥·桑切斯第一次竞选时就认识了他。为了搞一张能使他逃脱罪责的假身份证,他曾求奥·桑切斯帮忙。参议员尽管态度和蔼,可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他不死心,只要有办法,就想方设法去求,不过得到的总是同样的答复。这次他心烦意乱地躺在吊床上,觉得自己只能活活地困死在这鬼地方了。当他听见远处传来结束演讲的掌声时,他抬起头,透过木栅栏,看见那幕闹剧的背面:建筑物支柱,树的架子,操纵那艘远洋巨轮的幕后人。他愁苦的心底爆发出一股仇恨的火焰,用法语骂道:

“混蛋,这个臭政客。”

像往常一样,演讲之后,参议员在音乐和鞭炮声中,开始沿街视察。小镇上的人围着他,讲述他们的疾苦。他很有风度地听他们讲述,并对一切都总是提出解决方法,可又使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。一

个女人站在房顶上，身边围着她的六个孩子，在一片嘈杂鞭炮声中她大声叫喊道：

“我不求很多，议员先生，只求有一头驴子，好从那口阿欧尔加多水井运水吃。”

参议员看了一眼六个骨瘦如柴的孩子，问道：

“你丈夫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他到阿鲁巴岛找工作去了。”女人高兴地回答道，“他找到的一家外国人办的工厂，专门出产放在牙上的钻石。”

她的回答引起一阵哄笑。

“好吧，你会得到一头驴。”

没过一会儿，参议员的助手给那个女人家里送来一头驴。驴背上写着竞选口号，为的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是参议员的馈赠。

在这短短的视察中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小小的表示。给一个病人喂了一勺水，这病人是专为看他而连床一起抬到门口的。在街头，透过木栅栏，他看见了院内吊床上的内尔松·法利纳。他看上去精神萎靡，但是参议员还是照例向他表示问候。

“您好。”

内尔松·法利纳从床上转过身，用他那琥珀色焦灼不安的眼睛望着奥·桑切斯，用法语说：

“我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女儿劳拉闻声走出来。她穿着一件乡村姑娘常穿的旧裙，戴着五颜六色的头饰，脸上还涂抹了脂粉。尽管打扮很俗气，可还是遮掩不住她秀美的姿色。参议员痴迷地呆在那里，不由得惊叹道：

“乖乖，上帝怎么造她的？”

当天晚上，父亲给女儿穿着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让她去找参议员。

在一所临时借用的房子门口，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困得直打瞌睡。他们让劳拉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等候。

在屋内，参议员正在会见这“总督玫瑰园”镇的一些头面人物。对待这些人，他像往常一样，总是先把演说中隐瞒的真实部分告诉他

们。对这种每天晚上的例会,连他自己都感到厌倦。他的衬衫被汗水湿透了,他靠近电扇,想吹干它。那台电扇像一只大麻蝇,在这昏沉沉的气氛中嗡嗡地响。

“当然,我们不会去吃纸鸟,”参议员说,“你们和我都知道:当这盖满茅草房的地方能有绿树和鲜花,井里能以白鳊鱼代替臭蛆的那一天,你们和我在这儿就没什么用了。我说得对吗?”

没有人回答。参议员一边说着,一边随手撕下一页日历,叠成一只蝴蝶。他漫不经心地把那只纸蝶放在电风扇前。那纸蝴蝶便在屋子里翩翩起舞,然后从半开的门缝飞了出去。他强忍着疼痛,继续说:

“那么我就不必再和你们重复你们早已知道的事情,这就是我的再次当选对我倒无所谓,对你们却是很有利的,因为我对这里的污水和印第安人的臭汗已经腻透了,可相反,你们却还要以此为生。”

劳拉坐在那儿看见纸蝴蝶飞出来。飞了几下后,这只纸叠的大蝴蝶就散架了,紧紧地贴在墙上。她正想用指甲把它抠下来,一个警卫被屋里的掌声惊醒,注意到她的举动。

“别撕!那是画在墙上的。”

劳拉又坐下来。散会了,人们陆陆续续走出来。参议员站在房门口,等人走光了,他看见了劳拉。

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?”

“是我父亲让我来的。”她用法语回答。

参议员明白了。他看了一眼打瞌睡的警卫,又看了看劳拉。姑娘秀美的姿色使他动心,忘记了病痛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劳拉惊呆在门口:眼前是千百张钞票,蝴蝶般地扇动着翅膀,在空中飞舞。突然,参议员关掉电风扇,钞票纷纷扬扬飘落,落得到处都是。

“你看见了吧,”参议员微笑着说,“连粪土般的金钱都会飞。”

劳拉在一个像学生用的方凳上坐下来。她皮肤细腻,闪着滑润的光泽,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。参议员顺着她的视线,看见那枝落满硝